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十五

序

癸丑武會試録後序　陳廷敬

歲癸丑九月天下貢材武士於京中樞臣請舉會試奉

命拔騎步射及格者七千有奇

上曰爾廷敬其副卿馮溥徃衡其文前此未有以詞臣

副執政大臣典會試者葢異數也臣謭劣聞

命戰栗黽勉祗役既取數如額錄當獻臣得綴言末簡臣惟國家取士文武殊科然革前代武學師太公之陋學統於儒師統於孔子文不兼騎射武顧兼策論何也此非難武士也誠重之也夫武而不文其人任卒伍而不足任偏裨任偏裨而不足任大將者也兵家者言毋逾孫吳吕李司馬尉繚諸書今武士合而治之闈中發策則漢唐宋諸名將已然之迹與夫天下塞障耕屯保伍諸事旁及莫遺又明示以七書之外之書無不當肆

力矣士苟雅能明習得其要領發為文辭具有倫貫異日干城貔虎之選取諸此不已裕哉且夫麤獷桀驁者武士之習也一變其習使人不得以赳桓目之而庶幾於古之雅歌投壺羽扇綸巾者非沐浴書策漸摩師儒不為功若此者非皆論策宜重之明驗乎葢自古承平既久勢漸輕武不惟文士輕武武亦自厭其武馴至盡隳武備而不可振今重武兼重文正所以常重武而不至於輕也草莽鄙生妄謂先之騎射武士所事也重之

也至於論策則已略允若茲當其罄控縱送無不及格盡收之奚不可而乃決去留於操觚不亦可以已乎臣於棘闈中從臣溥後慎簡諸士所作登其可者冀或可仰佐得人以無孤任使至意復著其説喻天下繼起諸士使皆知國家文武無畸重決拾之暇即咿唔而不敢有略文之心昔周之盛也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材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檝之皆將帥之選臣知自今以始人材

蔚起克文克武雖成周之盛無多讓矣

癸未會試録序

陳廷敬

欽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治定功成於今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
春二月當大比天下士禮臣請典試事者臣自陳昏瞀
既列狀上奏
上弗允命臣廷敬偕臣賜履臣涵臣汝霖典厥事臣廷
敬聞
命彷徨震悚移日伏念臣備官銓曹侍直

内殿恐滋隕越常懷氷兢兹當校士之重寄敢弛夙夜
之初心且多士來自草澤山陬海涯皆知
聖人在上道濟羣生文明之化光昭下土夫既人思淬
礪俗嚮陶甄臣又何敢不益自鞭策以上思答夫
聖恩下不愧於多士乎今鎻闈畢事録文以獻例得颺
言篇端臣不敢為枝言蕪辭謹識其大者仰冀
省覽焉蓋臣今奉
命而論者文也夫文以載道道命於天傳於人知天之

所以命知人之所以傳夫然後道尊而學正學正而文興則今日道統之傳文運繫焉此其大者也臣謹識焉惟天陰隲下民篤生神聖作之君作之師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道統之傳常在上而不在下也若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實故自孔子以來道統之傳常在於下揆之天降生民之意豈適如此哉且夫天道貞觀無往不復故知今日者道統之傳果

在
上而不在下矣在下者傳之師儒僅寄於語言文字而
在上者則見諸行事之實我
皇上以聖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乂安故知道統
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昔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歷叙其傳亦大率以五百年為斷以今考之在上者
莫不皆然而在下者則或不盡然也然而其始之自上
以及下其後之由下以歸上者亦莫不皆然也孟子謂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所謂在上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此所謂始之自上以及下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自是以降或千有餘歲或百餘歲或不必百餘歲若周子若二程子若朱子此所謂在下者或不盡

然也若是者何也天之鄭重夫在上者之傳故以五百年為斷其不必五百年者葢僅寄之語言文字以行斯道於絶續之交特在下者之事耳惟是師儒之統轉而屬之帝王則五百年之期斷然其不爽者將復合焉此所謂後之由下以歸於上者莫不皆然也葢自周子二程子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年矣我

皇上論世知人崇朱子之學頌其詩讀其書存諸德行見於文章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常在上而不在下故道統之傳由下以歸於上者此正其時也此乃天之所以降生下民之意也臣嘗伏而思之天下之士涵濡於雅化鼓舞於

皇風者亦已久矣而聖人之道傳之在我

皇上者天下之人將皆知之而其所以朝斯夕斯實用其力者天下之人或未能窺其詳也臣日侍

內廷因得臚舉焉

皇上總攬八紘日有萬幾舉凡立綱陳紀制治綏猷諸

大政事發於

聖衷行於天下者旣莫不與古先聖王之道異世而同

符矣而勤思至道博極羣書燕閒之頃躭情六籍慈誨

青宮訓督

皇子詩書講誦

殿陛之地儼若鄒魯之鄉作為文章巍巍乎與典誥同

風至於帖括之文百家之藝盡在

聖明之鑒豈非道統所歸實有本末兼該源流共貫者

與今日者親得
聖人而為君師雖不敢與與於大道之傳而亦幸在見知
之列將見由文王以來濟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復生
於王國以上佐
壽考作人之雅化而時雍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馴
至於矢謨賡歌亮采惠迪之風以幾乎唐虞郅治之盛
則道之在上而下被其政教者將永永焉傳之千萬歲
而無窮又豈五百年之可以數計者哉謹以告多士者

為

黼扆獻焉

御選古文淵鑒後序　　徐乾學

皇上萬幾餘暇稽古右文選定古文淵鑒既成命臣編注別為三集上之

御製序文冠諸篇首範圍羣籍彌綸道要煥乎之章蔑以加矣今年春臣乾學以蒙

恩賜假奉辭

便殿

皇上面諭臣譔為後序以進祇

命屏營退自循省臣本下里末儒學術淺狹遭逢際會
備員禁林得縱觀四庫六閣之秘愜廓聞見猶恐無當
聖心隕越
成命而猥以爝火之光仰附星日涓滴之流助潤江河
臣雖愚昧猶自知其不可也然臣觀自古之有選本始
於西晉摯虞文章流別一集自後作者繼軌於今所傳
若蕭統姚鉉呂祖謙諸家而外孔逭為文苑之選謝沈
有名文之集唐志楚辭別集總集著録者八百一十八

家莫不上禀朝命彙成鉅典至考其刪緝之旨其出於
宸衷之裁定者十無一二矣我
皇上神明天縱尤殫心於致知格物之學本源而及流
體道以盡器多識畜德衡量在心故以之討論今古洞
若觀火自臣之緝此書也每篇奏
御必親加評隲指示瑕瑜大抵近道則雖拙猶存悖理
則雖工必斥臣備蒙
提誨始悟讀書爲文具有體要資以去取藉之成書私

念古人著録之本今卷帙零落所存不多其存者又未必盡傳而臣決是書之必傳者以悉經

聖鑒之裁定足為後法故也臣以微末獲操鉛槧以從事斯局者六年於兹敢敬述所自竊附於見知之末云

進易論序

李光地

臣惟易之為書也大而言之則六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奥也切而言之則動息語默酬物應事修之吉而悖之凶蓋有不可斯須去者然其為書始於卜筮之教而根於陰陽之道故玩辭必本於觀象而不為苟言占事必由於極數而不為苟用非徒以象數為先也象數而理義在焉於戲易豈易學也哉欽惟

皇上講學勤政孳孳不息則應乾之行厚德深仁視民

如傷則配坤之道進君子退小人則察乎否泰之幾憂
慼危明則協乎日中之戒
皇上之體易者可謂至矣神武不殺固已見諸施行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又已受其顯報
皇上之用易者可謂神矣乃者
特命儒臣以此經逐日進講仰見聖智之默運上符三
古之心傳歷數近代以來未有留心於性命之原研慮
於天人之際如我

皇上者也臣學易將二十年幽居潛玩之餘不無一得
然生質愚蔽不足以窺絶學之全閒或劄記所知繫之
每卦每爻以為異日精思明辨之地中遭寇亂未究厥
業僅有易論數篇大抵皆理義象數之淵源易之所由
作者也恭逢
聖世不敢自匿譬則螢燭之微照太陽雖不為之增光
然而積草加膏之勤亦將以之炯炯自秘此臣今日獻
書之喻也伏惟

皇上裁其可否而進退之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

進讀書筆録及論説序記雜文序

李光地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
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
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録數十條及論説序記之關於學者

十篇繕寫為一卷進呈而恭為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

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

能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歷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之不足局於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歿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趦趄隕越無地然臣之

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於程朱遠不敢違於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

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李光地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葢非苟為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於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藹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篤其實而舉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

千餘年而樂為尤甚蓋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閒以暇日叅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羣言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為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

諸經之文為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為輔將以
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
已脫稿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竊不自量
繕寫為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
求定也文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
事勢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
竊疑之蓋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為是言以避占命

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頹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鬬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鬬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為宜搜名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以淑

天下而範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
上下其議論焉至于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
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微臣所能知也

詩所序

李光地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為其近在性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為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

詩自為國風篤世業勤王家蓋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為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為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撫已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為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為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

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為東遷楚
茨以下為幽雅載芟以下為幽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
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
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
三百年間為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
足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
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
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蹟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

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于人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孝經天子五章衍義序

韓菼

臣按孝經古無章第篇名自皇侃標天子已下五孝之目而五等之序截然以明蓋孝為王道之本萬化之原故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然而無所不包者其體施之有方達之有漸能足乎其量而無以加者其用其體則足乎赤子之心無憾於匹夫之賤蔬粟

飲水與尊養四海其致一也其用則各有其地之所得為與其分之所不可過諸侯不敢擬於天子卿大夫不敢擬於諸侯士庶人不敢擬於卿大夫其勢然也夫惟天子之尊足以立乎其體而稱乎其量推一念之愛達之於無不愛無不愛斯能愛其親推一念之敬達之於無不敬無不敬斯能敬其親斯須之不愛為刻覈為殘忍為法令繁密為賦斂無藝將不勝兵刑之禍而天下有重足之憂斯須之不敬為傲慢為逸樂為侈靡無度

日泰然於上而天命人心去之矣故天子之孝非特謹小節勤細行已也在天下安社稷固否耳此愛敬之實也古之聖王如大舜之夔夔齋慄禹之勤勞湯之立愛立敬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皆本孝道以光大業致盛治至於武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制禮作樂文章備具凡其禮百神和民人而御萬物者乃至纖悉具舉而皆可法然夫子要而贊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言愛之至敬之至也自聖王不作

人倫廢壞即勤於為治之主不過以政教刑罰整齊天下而内治缺然葢教化之意微矣夫子舉先王之至德要道切著之為經而三復其文於天子之孝本之以愛敬二人而推之通神明光四海興禮樂移風俗納諫諍美政教其於事親之儀節葢畧焉而至於諸侯以降則勉以奉宗廟承祭祀為言行無過服勞奉養而已矣葢其所施固有廣狹大小之殊而丁寧之意亦少殺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天子盡孝於上則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莫不盡孝於下而治化成矣此自然之序也雖然由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此治之有其序也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序之又有其序也而或者騖於汎愛博施之說托於一視同仁之大則與異端之所謂無差等無人我者意豈異哉夫子固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且夫不愛其親者亦必不能愛人不敬其親者亦必不能敬人譬諸水然溝澮者可立涸也如草木然

根撥則枝葉必害也人君誠鑒乎此而專以孝親為心久之仁心漸熟義理精明不敢惡人不敢慢人之一念油然自生發之不禦而充之不窮於天下也何有不然千尋之木旦夕而長有是理哉若夫諸儒所定十八篇前後次第多異同臣按開元間題章名及正義所云皆以三才章以下為廣叙前六七章之意則朱子刋誤定為經文者為不易臣今一以是為宗衍經不衍傳者傳從經也不衍傳故傳之章第但各存之不復論而傳文

之義固已悉具云

平定三逆方畧序

韓菼

皇帝御極以來政教覃敷恩澤翔洽薄海内外罔不率俾方偃戈弭甲以文德懷柔四方煦嫗生息休養萬姓兼容并覆銷弭孽芽時二三藩臣久分閫於外使藩錫予異數有加慮或怙寵而驕盈深欲保全其終始因其乞骸之陳請爰有勞還之簡書處其田廬豐其廩餼道里芻秣之費悉戒於有司俾歸故鄉長享茀禄生民無餽餉之艱士卒無遠戍之苦如天之德甚深甚厚乃滇

逆吳三桂背恩反叛閩逆耿精忠粵逆尚之信相繼煽亂生民荼毒奄及八年當是時宄渠陸梁鴟張豕突醜類蔓延蜂結蟻聚仰荷
天威赫濯六師四征戰守機宜悉從
指授三方竊踞次第削平三桂窮蹙首伏冥殛精忠之信既降復謀叛先後皆伏誅獨三桂孽孫世璠猶困守一隅逋誅逆命至康熙二十年冬十月大兵平雲南世璠授首十一月露布至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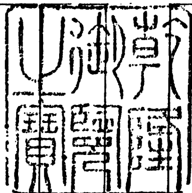
上命宣捷午門擇日告
郊
廟
社稷復
躬謁
列祖山陵念中外軍民勞苦德音誕敷洪恩湛被諸王
貝勒大臣曁外藩王等咸謂功德隆盛恭請上
尊號

上謙讓至於再三未之聽許御史臣戴王縉因疏言聖
武布昭削平禍亂宵旰經營永清大定耿光威烈曠古
罕有請彙纂成書昭示無極疏上下内閣翰林院集議
以聞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覺羅勒德洪等謹議
臣聞歷代紀載功烈俱有成書迄今可考者唐興元間
有紀功述元和間有平蔡録平淮記會昌間有伐叛記
宋建隆間有龍飛日歷天禧間有聖政記熙寧間有經
武要畧明洪武間彙征伐次第為日歷藏之金匱彼或

借箸臣下不皆獨斷之功亦或蠢兹小醜有如摧枯之易猶揭之簡策炳耀可觀豈若我
皇上神機獨運掃除大憝廻屢弗靖多方之衆降滅無遺孽告厥成功八載之間纖毫無遺算師不宿老方内乂安至仁大勇巍巍超越前代文之一怒武之七德罔不攸兼於兹兹事體大顧闕而不書雖
聖德髙深不自居而覲揚於奕祺者或無以得其詳且何以使夫萬世之為亂臣賊子者懼御史言良是臣等

昧死以請

制曰可於是宣付史館歴次用兵以來平定方畧自康熙癸丑十二年三月始訖於辛酉二十年



皇清文穎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六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徐紹城

皇清文穎卷十六

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汪琬

古之祀典有彛器彛之為言常也瓶者為鐘卬者為鼎鐘鼎固彛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彛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

彝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沿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刱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黄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彝益見尚於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鑑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

數百言迹其風流好事其何减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説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絶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

予故並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

瀛臺

賜宴序　　　　潘耒

臣聞地天垂象泰交之道以成木火繫文鼎養之義斯著樂有徵招角招之奏禮存三爵二爵之文彤弓湛露播在風詩酆水鈞臺標于傳記自昔哲王有饗有宴將以訓恭儉而示慈惠昭文章而辨等威非直黼黻升猷潤色鴻業而已也至如漢宮長樂依綿蕞以爲儀晉代華林緣袚除而成俗柏梁興枚馬之辭曲水盛顏謝之

制昆明池上筆墨横飛華蕚亭中觥籌交錯流湎之塗寖開莊敬之風邈矣然猶形諸聲詩被之金石鏗鏘炳焕千載可觀我

皇上亶聰濬哲允武允文法夏后之卑宫師姬文之昃食歳下蠲租之令朝頒省罰之科轉圜從諫鞀鐸遍于宫廷側席求賢弓旌周于巖壑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用能綏奠寰區削平僭逆一苞三蘖之寇駢首檻車射天逐日之渠傳膏齊斧跨滄溟而斮鰐掩碧落以弋狼治定

功成仁漸義洽于是推恩臣下加賚具僚及萬幾之餘
閒施三接之隆禮歲在作噩月惟孟秋有
詔廷臣特垂曲宴惟瀛臺者天府之奥區宮城之陸海
疏玉泉而作沼象蓬島以為臺洪波浩瀚浸其隈茂樹
葱蘢蔭其曲紅蕖緑荇吐納烟霄繡栱璇題蔽虧日月
天子恒以炎蒸之節清暑于兹羽衛森嚴周廬交屬攀
躋所莫逮簪裾所莫經幸沐
恩榮來遊來矚于是泛蘭橈浮桂檝彷徉乎霻渚瀏覽

乎芳林溯灝氣之空明淩神飈而輕度升降脩阪徙倚
平皐臨清漣以振纓藉細旃而凝睇俄而珥貂宣
詔寵錫自天出内府之織文爛天孫之雲錦題名署氏
望之有輝疊雪披霞服之無斁爾乃閒花張幕倚樹開
筵授几以班設俎有序甕人執饌膳夫進羞鱠鮮鯉于
蓬池葅芳蓮于玉井胹熊臛豹之味充衍方圓調䭓醞
露之珍厭沃鄉澤然後流金尊騰羽爵雲漿百斛瓊液
千鍾降天語之溫淳臨重臣以敦勸在公載燕不醉無

歸然而肅雝在庭儼恪在序舍爵有油油之色遷坐無

躚躚之容迨乎日晷西靡樹陰東徙相與整冠約帶鵠

立鳬趨瞻拜

闕廷雍容成禮以退斯可謂和樂而不濫恭敬而溫文

者歟微臣幸生昇平之代爲侍從之臣屬在末班預逢

曠典豈可使

湛恩沛澤鬱而不宣雖戴高履厚

帝力難名而叩缶擊轅微忱少展云爾

甲子科湖廣鄉試録序

毛奇齡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值元會初開干支初闢之始禮臣以實興大典恪遵成例開列諸臣應任選者仰荷睿鑑命臣偕臣某典試三楚伏念天下當蕩平之際東漸西被海波不揚而三楚介在南服自荆門以南遠至五嶺中間數千餘里前代萑苻跆藉不遺尺寸賴世祖皇帝方行克詰耆定武功江漢之間幸有寧宇而滇池盜兵又適當黔巫之衝浸淫衡嶽凡鋪敦師旅悉

集之襄樊穀鄧以下與湖湘爲控馭卒之
六師張皇皆藉我
皇上聖文神武裒荆罙入持玉斧而劈之瀾滄之外洞
庭上下重見天日迄于今文德振興賢書進獻者又三
年矣古者生聚教訓必須時日而
皇上以存神過化與斯民更始如風之刁嘹而萬竅齊
發不數年間巖居谷處悉受披拂臣雖駑劣亦何敢以
文命覃敷不加宣布獨是三物六行互相比較惟恐以

浮文虛夸致妨德藝是必于程硃較墨之間使言行相副始不負我
皇上求賢至意用是惴惴惟謹乃暑雨宵晨既底其地即與二三臣工載厲厥事惟時監臨廵撫中外刼㱉綱紀肅然而提調則布政叅政經理精詳監試則叅議僉事防衛周悉爰集同考試官決題發策進提學僉事所取士而三試之垂簾于堂合衆視而通以一心一若心入重淵而目營四海積若干日得若干人以

覃恩廣額增若干人并取乙卷貢成均者附若干人而
錄文若干首以獻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惟
國家致治莫先用人用人之要在乎言行故三代立賢
必以言揚行舉為旁求之則而成周三載選士必大比
其德行考詢其話言而後升諸宅俊以貯為世用此無
他言者行之表德者言之本也自西京取士有舉有試
而分德與言為二然且試士之目猶尚躬行如所稱賢
良方正孝弟力田者簡拔之中仍不失砥礪之旨故兩

漢得人較後為盛曁隋唐以還廣立科目但以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而别立秀才進士明經諸科為有司所試舍此以外别無他途為進身之地而于是以行求言而言見以言求行而行不可必見夫立言者既欲借言以表其所得而求言者亦即欲因言以定其生平則疏其辭矣必瞯其情也瞯其情矣必覈其義也覈其義矣必覘其情之何以通與義之何以立也夫如是而衡文之難也甚矣曩者漢庭制策首重儒術然晁錯内習申韓

外應文學雖孝文之明猶不辨其醇雜宋代啓高文闢詭習顧劉暉私製新體而應試則謬為方正之語以嘗有司則雖歐陽之聰亦且為其所蒙昧而絶不之覺況今人之文不逮晁錯有司之職遠遜歐陽而欲以尺幅之閒燭照數計坐見其敗也乃者兢兢業業殫精儆思自謂可以告鬼神而終不能少釋于寤寐者以為因言以求人仍不若因言以求言蓋言有偉肆而非夸者終不若醇謹而不流于固言有綺麗而非靡者終不若清

真而不階于薄言有勃窣而非僻者終不若簡易而不淪于一望而易盡則文字雖微亦即爲維持氣運變易風俗之大道而況高文華國正

聖世廸文教所有事哉夫文體不同要歸一致前代取士多途總皆以登選之一意行之雖明經明法不一其科三年二年不一其候兩省禮部不一其地帖括經義不一其業然其爲求賢之旨則一也況今者家共一書人共一藝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閉門造車出戶而合

登明選公夫豈有二姑無論其他即楚材晉用起自春秋而其後三楚人物漢唐輩出諸如黄香孟宗以孝行著易雄李芾以忠義見黄瓊郭翻之方正胥偃鄭獬之氣節龎徳公劉凝之之髙尚孟浩然皮日休之曠達以致幹辦如龎統向寵品量如孟嘉羅友力學如車胤潘京該博如黄琬李善詞翰如李邕歐陽詢文章如羅含習鑿齒王延壽杜審言輩何一非生其後者所當法式而其合不一以歸于至一有如是也然則言行雖殊求

之惟一而至于文體之變猶次焉者矣臣之所自勉以勉多士者如此若夫有事茲役有吏臣若若例得並書

歷代名儒傳序

朱軾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賈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為楊墨挾其為我兼愛之説以誣民而與儒抗顧其為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辭而闢之二家之患亡矣漢初學者惑于黄老之術儒道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為尤甚而信從者益衆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

不歸老即歸釋二氏之學偏天下而儒教幾乎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緇流衲子也無所謂士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過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大儒真儒所惡者小儒偽儒也

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即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為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

小且偽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真儒一也而小與偽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侶惟其公而已彼小忠小信小廉小謹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皆挾私用智之為害也然小也非偽也一涉于偽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諛取容者公孫弘張禹是也有儒而依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邀名市利之心假托仁義道德之説以惑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别户分門同者黨之異

者伐之甚而恣其横議變亂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于人曰吾儒也何怍乎學者以儒為汙而相率入于二氏乎漳浦蔡闇之先生嘗與余言儒之雜揉謬亂痛心切齒余曰

堯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顧欲盡去雜揉謬亂之穢習莫若表彰先賢使學者知儒術之有真而浮偽者不得而託庶少贊一道同風之聖化于萬一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漢至元儒者凡若干各訂其本傳

彙爲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休之黜周王魯王文中子之僭經惡乎取之曰過不掩功也小戴以貪去官劉向以獻書進不錄可也曰聖之去官忤何武也或曰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鴻寶祕書於淮南向欲不獻而不敢非以干進也始于漢而終于元者何漢儒拾殘經于灰燼之餘有功于道術不小晉唐如范甯孔頴達之徒類能發明經義以輔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直接鄒魯之傳前乎此者開其先後乎此

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弗錄也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真儒君子儒也學術邪正之分途名與實而已無所為而為者為君子有所為而為者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于身心之間存理遏欲進進不已則聖人可學而至何有于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為其學而至于聖人也明乎此而韋甫縫掖之士能不顧名思義乎

歷代名臣傳序

朱軾

名臣傳始漢留侯迄元董摶霄凡二百有竒或曰人才莫盛於虞周五臣十亂盡之矣夏禹啓閒類皆先代之臣殷伊尹仲虺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傅説外他無聞焉今編名臣若千毋乃濫乎曰必如臯夔伊傅周名而後謂之名臣則得與斯選者幾何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集中所載皆上法古人而卓自樹立者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如汲長孺魏文貞者非

所謂社稷臣乎漢之武侯唐之宣公宋之韓范司馬第其品在天民大人之間歟或謂武侯宣公韓范司馬之有功聖道者不少何以不列於名儒曰天生聖賢以為天下未有功名不本於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發為功名者不幸而著書有才以守先待後非得已也程朱之不為名臣有以夫是故有堯舜而後有五臣有文王武王而後有十亂漢唐以下遭際不同聲績亦異總其要歸多由元首我

皇上嘗訓廷臣謂非臯夔稷契成堯舜堯舜實成臯夔稷契吾君臣其交勉之恭繹
聖言夙夜警惕自念遭遇
聖明不能感發刻勵附日月之末光垂榮施於無窮可謂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矣爰錄名臣都為一編審其所值之時所行之事所守之節所建之業或俊偉光明直行已志或委婉曲折務達其心之所誠然而後已雖不能與臯夔

伊傳周名等量而齊觀要從此日以尚友千載高山景行其長人神識志氣者豈少哉夫求珠者必于淵求玉者必于山適伯樂之廐者纖離綠駬惟駕所適願覽斯集者各取法于工而設身處地參觀效法以自奮于堯舜之世書曰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行將旦暮遇之矣

歷代循吏傳序

朱軾

傳曰循吏仍史目也吏者涖也為天子涖此民也自牧伯監尹下逮一州一邑之長統謂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而天下治矣顧必如何而後為得人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强幹四者盡之矣而史傳不以四者名吏而標其目曰循循之為言良也舍四者無所謂良而卒不得謂之廉吏才吏慈惠强幹吏者然則所云循良者可會而知矣論語記仲弓子夏諸賢之為宰嘗問政於孔

子而其為政無可考子賤子游以鳴琴弦歌傳其他亦未有聞焉漢史稱龔黄卓魯之治郡多異績吾不知其為政於聖門諸賢何如也宋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忙後錯過蓋為其事而輒計其效則進鋭者退必速即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悃愊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況煦育涵濡以養以教事不煩而民享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循良

之目其謂是歟顧吾猶有慮焉庸庸者自託於簡易鎮靜以文其迂拙固卑卑不足道其或慕古人之雅化而優遊無為即使子賤鳴琴而理而怨咨愁苦之聲不息雖日奏南風之曲能使阜財觧慍乎有恒産而後有恒心假而終歲不飽而欲使家弦户誦吾知子游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勤求吏治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將有廉而矯激寛而姑息者矣朕非教人以不

廉廉且不可而況於不廉乎非教人以不寛寛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政實心上為國而下為民莫善於是大哉聖謨無以復加矣蓋中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心施之於政事即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之謂也由乎此則處為顏孟周程出為臯夔稷契悖乎此雖一郡一邑可得而治乎今傳循吏若干其所為治雖未必盡有合於

聖訓而優游無為與矯激姑息以立異者槩不録焉讀
者循覽體察庶於吏治或有少補歟

樂善堂全集序

朱軾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

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

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由是發為
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善堂文鈔命
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以文視文雖
揚扢諷詠咨嗟嘆賞烏足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
事而或作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皇子之於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賾俛焉日有孜孜誠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矣雖如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觧牛得心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為之體茍存諸中者有一毫不忠不信求幾於仁義

可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隂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不窮者誠也聖人之於仁義亦如是而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誠者天之道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也人之道也思誠之功維何格致以啓其端克復以踐其實戒懼以立其本愼獨以謹其幾循循於下學以漸幾於上達久之而私欲潛消理與心融而樂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

娱心快志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欽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為
蕩平正直之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其薰陶涵育
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

承無斁優游厭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進德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軾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旨哉斯言凡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物氣象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往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無所得於中而强而行之則不勝其勞苟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涣然有得亹亹不倦夫何難

之有

皇子勉之哉謹序

樂善堂全集序

張廷玉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書蚤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爲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庭訓以裕後昆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皇四子粹質天禀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學之儒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閫奥詩賦之源流靡不博覽精擇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義輒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發覃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醲郁緼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為論説詩賦諸

體之作常不假思索一揮數千言立就清詞邃旨首尾爛然數年來俱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選擇得如千首彙為一集以示廷玉廷玉受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文采博贍而筆力之雄俊健捷邁越等倫所闡明者聖賢之精蘊宇宙之名理而所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自昔以文章名家者莫能逮焉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聞之文所以載道古聖賢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於是乎在匪直工其文詞以為美觀也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祗遹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心惟者既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修業日新歲益廷玉所樂得而揚其美盛者詎有涯哉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

張廷玉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于身故必實能明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夙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左右于今十有餘年伏睹我

皇上稽古遜修研精經術于六經四子之書儒先之緒

論諸史之成蹟博觀約取剖晰精微舉天人性命之理政治之所從出皆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寒暑晨夕矻矻孜孜融洽貫穿與道大適故發之于文日新富有麟炳矞皇充溢緗帙纍纍者

親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勅幾清宴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次為

樂善堂全集臣受而讀之其義藴之宏深則經緯天地

無乎不包其辭藻之贍博則鎔鑄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之卑觀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知百家衆說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宇宙之鉅觀也臣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以發而為至文者由道之蘊積者深也夫道豈獨為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垂彝訓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欣文德誕

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行所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今日而是編也天德王道合為一焉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與詩書相表裏而世為天下則又何疑哉臣校錄之次伏讀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兹奉

命綴言簡末仰至文之炳蔚而拭目以觀至治之日升海内臣民涵泳

聖澤偕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蓋不能自已云

皇清文穎卷十六